



# 枸杞芽 枸杞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说起《红楼梦》里的美食，总是最先想起让刘姥姥惊叹的茄鲞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简单的食物贾府要用最复杂的方法去烹制，一直不记得这道菜的做法，但记得刘姥姥的感叹：“我的佛祖，倒得十来只鸡为配它，怪道这个味儿。”与这道菜相反的有一道菜，让我记忆深刻，就是第六十一回中贾探春和薛宝钗“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”。

枸杞芽就是枸杞的嫩芽叶，也叫

枸杞头，加油盐清炒，是极清香的。对平日吃腻了山珍海味的两位小姐而言，这做法极其简单的枸杞芽的确是清新爽口的美食。她们“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”给了管厨房的柳嫂子。柳嫂子笑说：“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。这三二十个钱的事，还预备的起。”由此看来，枸杞芽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菜蔬。

枸杞芽也就是寻常人家厨房里常见的野菜，初春雨后嫩生生的芽叶，大火一焯或开水焯后凉拌，都很美味。现在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枸杞子多为宁夏枸杞的果实，身处中原，我见到的枸杞，都是野生的多分枝灌木，枝条俯垂，随处可见。对我而言，枸杞是不需刻意寻找的，单位和小区院子里、路旁、墙脚处处可见。只需走近它们，掐掉枝条顶端的嫩芽，体验采摘的幸福——享受这个过程和享受舌尖上的美味一样值得期待。

枸杞早在《诗经》时代就有了：“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”这里的“杞”就是枸杞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它名字的由来：“枸、杞，二树名。此物棘如枸之刺，茎如杞之条，故兼名之。”它还有很多别名：地骨子、羊奶子、天精子、地仙子、枣杞、贡果等等。

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枸杞是宝贝，全身都是宝贝。也的确常见它的果、叶、根入药，或是制酒、泡茶、煲汤。“春采枸杞叶，名天精草；夏采花，名长

生草；秋采子，名枸杞子；冬采根，名地骨皮。”天精草，应该是占尽天地精华了；长生草，长生不老是多少人的梦想啊。仅从枸杞叶与花的命名就可见，在李时珍眼里，枸杞也是神草、仙草级的宝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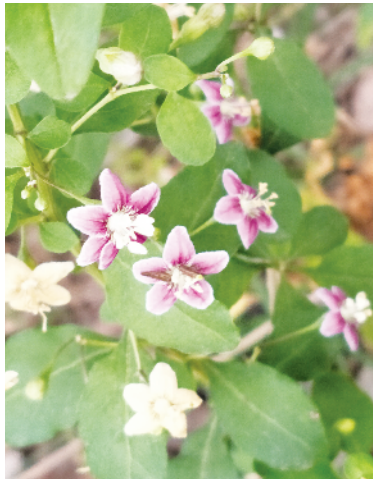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对枸杞的评价是：“根茎与花实，收拾无弃物。”他在《后杞菊赋》中说：“吾方以杞为粮，以菊为粮。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实而冬食根，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。”以杞、菊为主要食物，可能带有文学的夸张，但颇有谐趣。只要有面对困难时的洒脱与豁达，有一颗超然物外的心，以杞菊充饥，照样能够长寿！

除了春天的枸杞芽是美味，在我眼里枸杞更多的是用来欣赏的。特别喜欢它紫色的五瓣小花，纤柔的花瓣围着几根洁白的花蕊，看起来小小巧巧、清清秀秀、安安静静的。它开起花来，一茬又一茬，从夏至秋都常见。记得有一次霜降节气还见到这清雅可人的小花儿，当时还替它担心：此时开花儿，还来得及修成正果吗？

枸杞开花后结的长圆形小浆果，即枸杞子，初为绿色，慢慢变红，常在一个枝条上同时看到花与果，也常看到小果子红红绿绿、挨挨挤挤地在一起。特别喜欢一种感觉：上次见还是紫色的小花，再见已红成一颗朱砂。

单位一棵高大的香樟树旁有一株枸杞，每次园中绿化树被修剪得整整

齐齐，枸杞也会失去部分的枝叶和花朵——因为它就躲在绿化树的枝叶间。不开花、不结果时，总是很难想起，也很难找到它。但我知道，虽历经劫数，它始终都在。每次看到它在异类的夹缝中开出花儿来，都觉得那是它明亮而调皮的微笑。



## 我的师父郭亚东

■郭士飞

鹿邑历史的天空有两颗最璀璨的星，一为著有五千言《道德经》名扬天下的老子；一为曾因撰联“开张天岸马，奇异人中龙”闻名遐迩一睡八百年的大隐士陈抟。我的师父郭亚东就生活在这个古老厚重的小城。

师父被人们称为诗书画家，有豫东才子之美誉。他最喜画兰草，说为兰不俗！说起我和老师的相识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最早所谓的认识应该还是五年前吧，好友陈哥有一古董老店，文人骚客，好古之士经常在此闲聊，我也常去凑凑热闹。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郭老师了，他谈古论今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每次大家都听得入迷。陈哥说：“你若想听，郭老师三天三夜不会给你讲得重复。郭老师家藏书甚丰，传说一次搬家，单是书，拉了足足一卡车。”我听了震惊，从心底越发敬佩！

去年十月，雨后初晴，我路过城南老吴画廊门口，刚好看到郭老师拾级而上进画廊，脚下一滑，险些摔倒，我慌忙前扶，一同进屋。也就是

那一天，郭老师才真真正正记下我的名字。老吴好客，整了三五个小菜，我也应邀坐下。饭间，我翻阅了近几年的微信朋友圈，把从朋友处转发有关郭老师的文章及诗书画作品读给他听，郭老师甚是感动。我从不饮酒，那天竟然和他们喝得一塌糊涂。只记得酒后我曾编诗一首于他：

半生春尚早 自在又逍遥  
徒步穿南巷 志投结李桃  
三闲话今古 兴尽指曹操  
追梦大梁野 功名随水漂

再后来，我写了一篇散文《世界偷偷爱着你》寄寓我与郭老师偶遇之感。几天后，我意外接到郭老师的电话，相约老吴画廊喝茶，我们再次重逢。他送我亲笔书写的一副草书对联“至老不倦 乐由静生”。我记得接下那副字时手在颤抖，老师的草书可是诸多人梦寐以求的宝贝。

我喜欢诗词歌赋，偶尔也写写小文，顺便转发与他，他从不评价。只是会对应的发一些相关的写作技巧过来，从中我学到很多。关于写

作，他只给我说过一句：“散文要厚重，多读庄孟老句。”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。自此后的三个多月，我俩无一日不联系，或微信，或电话，或小聚。三五年也鲜有文章刊发的我，那三个月却有四五篇人物传记陆续在各纸媒刊登，我感谢与他，他却说我是天生聪明，我俩相视而笑。

我家三楼有两间小屋，一直空闲，老师建议我改作书房茶舍。我便布置了一间书房，一间茶舍，简单收拾，便有点雏形了。后来老师又送几副他的字画给我，装裱后悬挂起来，顿时小屋有了不少光辉。再后来他送一本《张迁碑》和一方陪了他近四十年的石质砚台与我。他说没事可以写写字，静心！看着那砚台被毛笔磨陷的凹槽，我仿佛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案前临贴的身影。

庚子年初，一场大疫来袭，举国封城，一百多天的禁足日子，对我来说成了难得的时机。三个月，我画完了一刀宣纸，用完了三瓶墨汁。每天老师发来的除了写作，书法一类的链接，还多了一句问候！我每晚发去一些临摹的图片，也会每天

嘱咐他早点休息，不可熬夜。疫情缓解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拿几副自我感觉良好的字请他过目，他没多做评价，只是给我比个头，说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知道他嫌我字写得小气。

有一天，我说想邀请几个好友来见证一下，拜您为师！郭老师说：“仪式就免了，从我们交往的那一天，你就是被从五指山解封的泼猴，我就是那唐僧，你我已经走在西行的路上。”我调皮地说一声：“师父，当我被野性召唤时，您记得多念几句紧箍咒。”他双手合十，面带微笑！

师父的老师是国内知名书画家李逸野先生，他追随李老三十余年。李老今年 92 岁高龄，依然能写小草，画小品。师父最近去探望李老师，看到李老身体康健，精神矍铄，他甚是欣慰。临别时李老依门目送他离开，师父还是忍不住偷偷抹了几把热泪。

老君台，我心中的灵验圣地，新的一年我再次登临默默祈祷：我的师父，惟愿您也高寿！